

## 腓力斯本生弟兄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 在纽西兰汉弥顿所作的见证

### 生长于一个敬畏神的家庭

我生长于一个敬畏神的家庭。母亲和父亲在南浸信会里非常积极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们每周都去参加三次聚会。我从来没问过说：“我一定要去吗？”上车，然后去就对了。周三晚上有祷告聚会，主日上午，两场聚会，主日晚上，两场聚会。这就是我那时的生活。

### 厉害地得救

事实上，因为每逢主日传福音时，我都在场，所以我在接受主这件事上相当确信。最后在十一岁左右，我很受主定罪，甚至主在夜里临到我。我就意识到我没有得救。这就像在梦中一样。我知道我需要得救。所以那天放学后，我就回去见我的牧师。我告诉他：“我还没有得救！”我希望他帮助我得救。所以他和我走进房间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，然后我就一直不停地哭。我还记得那天走出那个房间的情景。我来到学校的路程是十英里。我住在乡下。那时公共汽车已经开走了，所以我得走十英里才能回家。我仍然记得那时我正走向高速公路，走了大约有一英里。我走在那条街上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更明亮鲜艳了，天是蓝的，草更绿了。那真是非常美好的经历。我只是一个年轻人，但我是一个快乐的人。最后我回到家了，我应该是搭了几次车。我不认为我走了十一英里。我回到家，满了主的同在。就在那个年纪，我就知道我已经得救了，并且厉害地得救了，我想让我的人生为着主的权益。

### 中学时代过着两面的生活

我不能说我的初高中生活过得有多么敬虔。一切还不是太糟。我与老师、学生、每个人都有很多摩擦。我有一些经历，其中的很多我都不愿意讲，有些不是那么甜美。无论如何，情况就是那样。

但另一方面，因为我有这样得救的经历，我就想要看到别人得救。我记得有好几次我搂着一些朋友，然后带他们得救。我就想看到别人得救，因为我想让他们摸着我所摸着的東西。我的一些朋友得救了。我记得其中一个，我还记得他的名字，叫唐纳德 (Donald)。他是最差的一个，没有人喜欢他。我们说服他和我们一起去参加度假营。在那次度假营中，照顾我们的人带他得救了。唐纳德得救了，我非常激动。我记得我跑出那个地方，跑到棒球场上。由于某种原因，那天我没有参加比赛。我跑进场内，对着我的朋友大喊，“唐纳德刚刚得救了。”我很高兴看到别人接受主。整个高中他都和我在一起。尽管我在高中时遇到了麻烦，我几乎还是降服了，然后去传福音。如果你想事奉主，这就是你要尽力做的事情，你没有太多选择。总之，我就是出去传福音了。我带了我球队的四分卫得救并受浸了，主使用了我来让他得救。大约 40 年后，我与他重逢。他告诉他的朋友，“这是给我施浸的那个人。”事实上，我没有给他施浸，但我确实带他得救了，是牧师给他施浸的。无论如何，我很高兴听到他在这么多年后作出这样的见证。

另一方面，我在那个年纪就是漂来漂去。我开始去跳舞了。牧师听说后就来找我。那时我正在读高中。因为我在跳舞，他就很不高兴。好孩子是不会去跳舞的，这是肯定的。他让我在

全会众面前站起来道歉。我记得我站起来道歉，虽然我自己还在道歉和悔改，我却利用那个机会传福音。结束时，我记得有 21 个人上前来重新将自己奉献给主。我那时候真是过着两面的生活。无论如何，我的目标还是传福音。

### **大学时代读倪柝声的书 并受这分职事吸引**

高中毕业后，我去了德克萨斯州 (Texas) 的一所南浸信会大学。在那里一年后，我去了另一所学校，主将祂的恢复带进的也正是这所学校。这是主在我身上主宰的行动。李弟兄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不在那里，因为我前一年就毕业了。

但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年，你们都认识一位名叫巴伯詹姆斯 (James Barber) 的弟兄，至少你们许多人都认识他。他曾多次访问纽西兰。他成为了李弟兄的一个很好的同工。他和我非常亲密。那时他是学生会主席，被派往那所学校，负责领导所有基督徒社团的工作。那时我是各种社团的主席，必须处理很多事情。我和詹姆斯有很多接触，所以他和我变得非常亲密。我们开始读倪柝声弟兄的书。我们读了当时出版的所有书：《坐、行、站》、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》、《不要爱世界》、《权柄与顺服》、《这人将来如何》。我们阅读这些书，就着这些书有交通，我们就越来越受这分职事吸引。

在我大四结束时，你们许多人都听说过在英格兰的一个人，名叫应多马 (Major Ian Thomas)。他的职事是关乎基督的拯救生命。在我的学校里，他们作了前所未有的事。他们邀请了一位讲者，他不是南浸信会的专职人员，还在三次聚会上讲话。无论如何，这人说服了学校来邀请他，他也来了。等他走的时候，很多学生都被激动起来了。那些受激动的学生们所属的团体与我有关联，大约有五十位学生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去南浸信会教会传福音。我们非常亲密，也都受这分职事的话语所吸引。巴伯詹姆斯是我们一位亲密的朋友和同伴，所以我们都在一起追求。主带我们与这分职事有接触，那是一件很大的事。那时我已经大四了，也快要离开学校了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总是在一起。

### **然而因热心传福音而受拦阻**

但我的问题是，我非常热爱福音。尽管这分职事已经到了我们中间，我却很难接受它，因为我只想要带别人得救。我记得，有一次他们为所有的基督徒社团举行了一场特别聚会。领头的人让我发言，我就斥责了整群人。我还记得，我说：“我们刚刚听到的内容非常好。但是，我可以向你见证，当你我还在说这种话的时候，保罗乃是在穿上外套，准备搭下一艘船出海去其他地方传福音。而这才是我们应该作的，就是传福音。”我有我的观点，并且对于我的观点我坚定不移。那些年我在传福音上非常热心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的心被激动越来越向着主和祂的道路。我想认识主的道路，一些与我一起的人也想认识主的道路。

### **受吸引参加基督教活动**

那个夏天我离开了。我有机会去参加在黎巴嫩贝鲁特 (Beirut, Lebanon) 举行的浸信会皇家

青年大会（The Baptist Royal Youth Conference）。难以置信的是，主主宰地供给了我去的钱，所以我就去了。那时我在贝勒大学（Baylor University）遇到了一个人，他和我变得非常亲密，他所在的团体称为“导航会”（The Navigators）。你们有些人听说过他们。他们非常强调每日进入神的话、传福音、接触人、在人得救后探访他们、并带他们进入基督徒的生活。我非常受吸引，这位弟兄也是一样，我遇见了他。我们在黎巴嫩贝鲁特一起聚会，然后我们回到了美国。

当时我刚刚毕业，正打算去读神学院。关于我花过的一些钱，虽说是馈送，但我不愿意当作是馈送。所以，我打算在去神学院之前工作六个月，以偿还那位弟兄，他实际上是我的叔叔。他有一套硬币收藏，他去卖掉所有的硬币，然后就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我往返欧洲的机票费用。我的良心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，所以我就去工作赚钱。在大约四个月之内，我把钱还给了他。

### **有雄心为主作事**

在那些日子里，主一直在我里面运行，我想得着主最好、最拔尖的那一分。我去了神学院，那是在1964年的春天。有两件事发生在我身上。这位弟兄的父亲在德克萨斯州拥有一个农场。他曾到欧洲、到荷兰、阿姆斯特丹这些地方旅行。有一条小河流经他的农场。他有一栋大房子，能容纳很多人。他把它交给他的儿子和我，作为我们的训练中心。这就是我们要作的事。那时我21岁，但是我太有雄心，他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彼此配合，一切就这样进行着。

### **甚至宣告：不会离开公会**

我当时也在神学院。突然间，一张纸条出现在我们家里，声称在周末将有李弟兄的特别聚会。那时，在我所在的大学里，我前面所提到的许多人都开始转向主的恢复这条路。我当时和我的父母住在新墨西哥州，为了赚那笔钱。这些人决定要去洛杉矶听一听李弟兄。这是在十一月。我就对他们说：“好吧，如果你们想这么作的话，我可以把我的车借给你们。你们过来取车，我会负责把你们所有人带到那里，但我不能去。”于是他们就去了。

我记得我的妻子，那时还不是我的妻子，她在那里访问。我记得我告诉她，“我永远不会离开南浸信会。我会像马丁路德一样”。他一直待在天主教，直到被赶出去。我说，“我也会这样作。我永远不会离开。我宁愿改革那个团体。”我告诉她，“我永远不会这样作的。如果这些人回来说他们要离开，那也可以。但我不会，我不会离开。”我就作了这样的宣告。但九个月后，我就参加了李弟兄的训练。但是那时我是不打算离开的。我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地爱主。我想服事主，我想为主作一些事情。我想看到主的子民兴起来过另一种生活，就是我开始发现的那种生活。但我并不想在公会的范围之外去作，特别是我所在的公会。

### **1963年秋天，错过李弟兄的特会**

我确实去了神学院。但在那些去洛杉矶参加特会的人当中，我的弟弟是其中的一位。就像我猜测的那样，他们回来后都要离开了。他们打算在德州平景镇（Plainview, Texas）的韦兰浸信会大学（Wayland Baptist University）开始聚会。这非常有趣。我去到那所大学，说，“我认识所有这些人。我非常想再见到他们，和他们在一起有一些的交通。”我想去见他们，我相信这是主主宰的安排。

就在那个周末,巴伯詹姆斯去了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地方,李弟兄正在那里讲道。那是在 1963 年的秋天。所以我对自已说,“我应该去看看。”于是我坐上飞机回去,跟我的老板商量,“我需要再多请假几天。可以吗?”他说,“没问题,你去吧。”于是我就去了。我是坐飞机去的。我到了达拉斯(Dallas)的机场,有一个电话打来了。我想到底是谁给我打的这个电话?是芭芭拉(Barbara)。我去接了电话,是那位和我在配搭发展农场的弟兄。我们已经决定与他的父亲见面,制定所有的计划,以便使用这个农场来作我们想作的事情。他说,“如果你不去,那么一切就到此为止了。”

你知道我作了什么吗?我又坐上飞机,飞回了我来的地方,然后就回家了。所以我就没有见到李弟兄。那是在 1963 年的秋天。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主,或是出于仇敌,还是什么原因。那时我还没有准备好,但无论如何,我没能见到李弟兄。

### 1964 年在达拉斯的特会期间, 对李弟兄关于召会的分享印象深刻

那些在平景镇的弟兄姊妹们,他们的学校发生了骚动,情况很糟,但这些圣徒们都坚定地站住。我一月份去了神学院,继续我的道路,而他们继续走他们的道路。然后突然间,一张纸条出现在我们家。我不知道是谁送来的,谁把纸条放在那个盒子里?我不确定。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在上面?总之,上面报告说,李弟兄将在几周后来达拉斯。所以我对自已说,“好吧,上次我没能见到他。这一次我不会再错过了。”

我和另一个弟兄就去了。我很被主摸着。我记得他分享了罗马书第八章,话语非常的强,说到人的灵和神圣的灵,以及学习活在这个范围里。后来我错过了第二场聚会,又继续参加了第三场聚会。在此之前,他们警告过李弟兄,“不要讲召会的事。你可以讲其他的东西,但不要讲召会。”这就是他们在这里的运作方式。然而,李弟兄站起来,让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。他后来告诉我说,当时每个人都低下了头。当他说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时,他们就知道要发生了什么,他们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召会的事情。他们不希望有什么东西出现影响他们的美好时光。

无论如何,李弟兄开始说话了。他分享到,罗马书第八章是为着生命与基督的经历。但是罗马书第九章至第十一章就像是插入的话。然后他说,“实际上,罗马书第十二章是紧接着罗马书第八章的。在你经历了基督是生命之后,你需要身体,你需要召会。”他们就不高兴了。我却认为这太好了。我认为这真是为我量身定制的。

李弟兄不知道我也参加了聚会。有一次我在台湾,我们和他的家人在一起。我们都在那里,他让我作见证。当我开始作见证时,我讲述了这段经历。李弟兄不知道我在会众中。我告诉他们当时发生的事情。我不知道那是否完全是为着我,但事实是,没有其他人像我一样被主抓住了,所以我想那是为着我的。总之,这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### 借着研读主话,我的心转到主恢复的路上

我在神学院的那个学期结束了。同时,我还在农场上与这位弟兄一起工作,把一切准备好。我们手上有一些东西了,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。在此期间,我读了《工作的再思》的一些

内容。我对自己说，“要么，倪柝声是对的，而其他人都是错的；要么，所有人是对的，而倪柝声是错的。我必须自己找出答案来。”这就是我进入召会生活真正的开始。这是在我听过李弟兄的话之后。

所以我通读了新约圣经，并尽可能地列出了关于召会生活的五十五个要点，各种各样的，包括召会的立场，任何我可以想到的点，共五十五个要点。我几乎把整本新约翻了三遍，查找有关这些要点的每一节经文。你越研读圣经，你就越信服。渐渐地，我的心转向了主恢复的路。

我已经有了那十五或二十位圣徒的见证，他们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，我们曾在平景镇那里聚会。我们真的很亲密。我的弟弟是其中之一。我甚至曾经写信给我弟弟说，“如果你想走这条路，很好。只要你是全心全意地接受它。我不是要反对这条路，我只是不打算成为其中一部分。”

### **之后决定参加在洛杉矶的特会和训练**

结束后，这位弟兄和我去那个农场度过了几周。但我心里想的是，我必须去看看这个恢复是怎么回事。在洛杉矶将有一场特会和一次训练，八天的特会和六周的训练。我对自己说，“我想参加，但是我想先看看召会生活。我想看看洛杉矶那边到底在作什么。”当时我还在农场上。我还在读一些其他的书。我试图了解这条道路是怎样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主的道路吗？它是什么？我越是在神的话语中，越是阅读这些特别的书，我就完全确信这些圣徒们的决定、我朋友们的决定乃是正确的决定。

我回到达拉斯，回家后在一个叫人力资源的部门工作了两个星期，每天都要去或被派往不同的地方。在两个星期内，我就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我的汽油费。然后我就出发去了那里。我想在训练前在洛杉矶待一个月，看看召会的情况。于是我去了他们在平景镇聚会的地方。研读主话时，有一段对我有很深的印象，就是保罗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弟兄们末了一次与他交通“不要去”，但保罗没有听他们的话，保罗就遇到了麻烦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一直印象深刻。我要去平景镇的召会看看。我去找他们，告诉他们我有负担要去洛杉矶。你可以想象他们说了什么。

### **完全确信要离开南浸信会**

然后我回去了。我从未参加过任何聚会，但我知道这是主的道路。但是我的父亲，特别是他内心的渴望是看到我在那个公会中被提拔为传道人，传扬福音。所以我就回去看我的父母。

这是在我参加召会聚会、特会或训练之前。但是我对自己所作的的所有研读都非常确信。我必须接受这个。所以我回去告诉我的父母，“我将离开南浸信会。我要去参加这个特会。我作为南浸信会教徒的日子结束了。”我父亲是个大块头，但即使他要站起来反对我，那也没关系，我可以承受这一切。但你知道他作了什么吗？当我告诉他我要离开南浸信会的时候，他就在我面前哭了，哭了又哭。这让我很难承受。他也爱主，看到他的一个儿子，他的大儿子，作他说要作的事。这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。无论如何，我没有选择。我知道这是主，至少我觉得这是主。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就回到车里，开车去了洛杉矶。

### **与芭芭拉姊妹一起参加训练，之后结婚**

在那一个月里，我就在那里观摩召会。我与所有弟兄们配搭，把这个地方准备好。他们正在改造房子。然后我们就有了特会和训练。

我希望能告诉你关于我妻子的故事，以及主是如何在她身上作工的。最终，她参加了我前提及的“导航会”的训练。她曾许下承诺，她永远不会离开那里。在课程结束前，他们必须作出这种承诺。但是我现在在这里，我们是半订婚的，她却想去那里。

于是她找到一位姊妹，告诉她我的情况，并说可能我们会结婚。“他现在在洛杉矶。我想去找他。我能不能不参加这个训练？”你们还记得那个故事，我当时要去德克萨斯州一个叫泰勒（Tyler）的地方。这是李弟兄去德州的第一站。那是在德州一个富有的石油商的家里。他的妻子是一位非常好的基督徒姊妹，用她所有的钱和她的大房子来邀请基督徒。李弟兄就是在那里开了特会。那个地方容纳了五百人，那是个大房子。我妻子去找的那位负责训练的姊妹，她曾和那位姊妹谈过。这是在我妻子和她谈话之前。那位姊妹告诉这位负责的姊妹，李弟兄是她见过的最敬虔的人。她并没有走这条道路，但她对李弟兄的印象非常深刻。所以当芭芭拉去找这位姊妹时，她对李弟兄已经有了好的印象。她说，“我觉得你应该去，看看你是否要嫁给这个人。”于是我妻子与我一起参加了整个训练。六个月后，我们就结婚了。

但我要告诉你，一旦我清楚这是主的道路，我就在主面前作了一个明确的决定，如果芭芭拉不转向这条道路，她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，我们就不会结婚。因为我内心深处知道，这是神的道路。因为我已经确信了！我越读神的话，越研读，我就越知道。“如果这世上有一条路，这一定就是那条路。”我是如此确信！赞美主，一切都成就了！她从那个训练里出来后，和我一起来到了洛杉矶。我们最终一起进入了召会生活。

### **移民到德州维口， 开始主的恢复里的召会生活**

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召会生活。因此，特会结束后，我就回到平景镇，与这些弟兄们在一起开始了聚会。我们一起聚会了大概三个月。我的妻子当时在另一所大学，也就是我认识她的大学，当时她还是个新生。我们保持着联系，她去了贝勒大学（Baylor University）。我在平景镇找到一份工作，然后我工作了三个月。但在我心里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去维口（Waco），也就是贝勒大学所在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开始召会生活。赞美主，我们在平景镇有一处召会了。但我想看到在德州的另一个地方有一些事情发生。三个月后，我就移民到了韦科，这是我的第一次移民。

有一对夫妇和我妻子在一起。这对夫妇是芭芭拉的好朋友。他们也在洛杉矶参加相同的训练，这也是主的神迹。我们邀请他们来，他们就来了。所以这三个人就在韦科那里聚会。然后我搬到那里，一方面是为了过召会生活，另一方面是为了和我的妻子结婚。我相信这是正确的顺序。我们就一起在那里。然后在一月，我们五个人就一起擘饼。那时，有两对夫妇和芭芭拉的室友。于是我们五个人开始了召会生活，开始在那里聚会。那是在主恢复中的开始。

我只想说这一点，毫无疑问，是主的运行将我带进祂的恢复。我没有疑惑，毫无疑问。我在主恢复里的所有日子。我都永远无法忘记这些经历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我非常清楚这是主的行

动！今天我比那时更确信这点。那是主对我的怜悯，使我最终留在了主的恢复里。

## 与李弟兄相识

我想再说一点，我与李弟兄的渊源，我是如何被引见给李弟兄的。我当时在达拉斯。其实不是我被引见给他，而是他被引见给我的。我当时只是会众中的一个。我记得张宜纶（Samuel Chang）弟兄开着他的凯迪拉克，带着李弟兄穿过德克萨斯州和其他地方。张宜纶弟兄是司机，带着李弟兄到处走。那天晚上在达拉斯，我看着张宜纶弟兄和李弟兄坐在一起。我心想，“好吧，哪一位是李弟兄？我能认出李弟兄吗？”最后，我决定其中一位是李弟兄。结果，真正的李弟兄站了起来。我选了张宜纶弟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选了他，可能是他长得更像中国人。李弟兄站了起来。这就是我与李弟兄的相识。但甚至就在那晚的谈话中，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神人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

## 祷告能被主使用，以执行祂的行动

既然谈到我的生活，让我再说一点。因为我爱主，所以无论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，在我心中都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想传扬福音。如果主许可的话，我想以全时间的方式来作这件事。当我从黎巴嫩的贝鲁特回来的时候，我回到了我父母的家里。这样我就不用支付任何租金了。

我很有负担。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主的恢复。我得告诉你我每天早上作了什么。我面前会有一张地图。我一开始先拿着美国的地图，首先，我指着德克萨斯州，那是我住的地方。我说，“主啊，在这个城市使用我，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，还有这个城市。”然后当我以这种方式祷告时，我变得更加大胆，我开始为每个州祷告，“主啊，在美国的每个州使用我。”然后我扩大了我的祷告。我用了世界地图，为每个国家祷告。我说，“主啊，在我死之前，请在世界每个国家使用我。”我祷告了大约三个星期，每天都祷告。我带着这些地图，在主面前祷告。因为我想服事主，我想为着主的名作一些事情，好执行祂的经纶。

我还没到七十岁，但我快七十岁了，我现在六十八岁，所以我越来越接近了。当我父亲七十岁时，他说：“好吧，主只应许我们七十年。赞美主，我已经七十岁了，剩下的岁月都是主的恩典。”我自己现在也快到这一步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主能使用我。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。我仍然记得我在浴室里的祷告。因为除了浴室外，其他地方都有人从那里经过。所以，我就把那些地图放在浴室里，方便我向主祷告，我希望主能够使用我。

去年春天，我和我高中同学重聚了一下。回顾我的生活，我就想，自从我离开这些人之后，我在这个地球上访问了多少个国家。我大概数了一下，至少有六十个。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那时我迫切地祷告，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像这样祷告。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祷告。我知道我在那些日子里是怎么祷告的，我就想看到主使用我。我还不知道神的经纶，但那就是我的祷告，我想成为一个主可以使用的人，以执行祂在这地上的行动。我所知道的只是福音，但我仍然想被主使用。

## 祷告得着答应，有分于水流职事站的服事

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些话，但今天早上我想对你们说。我很高兴我在水流职事站服

事。其他在水流职事站里服事的人能这样说吗？至少我能这样说。我相信我之所以在水流职事站服事，是因为主答应了我的祷告，就是在全世界使用我。我相信至少答应了一部分。我已过所有的旅行，我不认为我会访问地上的每个国家。但是我可以和所有服事者一同把这分职事推广到全地。对我来说，当我见到主时，我要感谢祂，因为我曾有分于这个。也许其他人不能说这是对他们祷告的答应，但我相信这是对我祷告的答应。今天借着水流职事站，这话语的职事几乎传遍了地上的每个国家。

我只是那里的一个小肢体，与卢必受（Kerry S. Robichaux）弟兄还有其他人一同服事，担负一些责任。李弟兄离开时，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这里的负责人。我实在是个贫穷的人，卢必受弟兄比我强多了。我们一起服事。总之，弟兄们，我觉得这是主对祷告的答应。我以前没有太这么想过，但我回想过去的很多年，主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，让我能在水流职事站服事，有分于文字的工作。卢必受弟兄对所有这些都了如指掌。而我只是看一看，然后说，“我觉得不错。”但无论如何，我能参与，也在尽我所能地参与，也觉得我应该参与得更多。

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这样祷告，不是以我的方式祷告，而是祷告向主敞开我们自己，能作为服事者被主使用，并以专特的方式祷告，让主有路来使用你。自从我来到这里，我一直都觉得我们都需要祷告，“主啊，纽西兰的每个城市，每个地方都需要召会生活。”在你们都去见主之前，若是主在纽西兰的每一个地方都兴起了召会生活，这难道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吗？

我还记得我们刚开始时只有五位，然后是六位，然后是八位，十二位，最后是二十七位。渐渐地，主使召会得着繁增，建立了祂的见证。我希望在全美国能看到这种光景，我也想在纽西兰看到这中光景。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就是应该对此负责的人。忘掉财物的问题，财物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。主总是有路的。愿主在我们中间作一些事。愿主使用你。现在纽西兰有二十处召会。为着这二十处召会，赞美主。但如果能有五十处，会不会更好？那会不会是主的荣耀呢？在纽西兰能有五十处召会，甚至一百处。我不知道纽西兰有多少个城镇。这是主所量给你们大家的。我希望主能使用我们。

### **直接与李弟兄一同服事**

让我再说一点我与李弟兄的关系。我大多数时候不是直接与李弟兄一同作工。卢必受弟兄的经验比我多得多。你们几乎都没有机会与李弟兄一起服事，除非在某个特别的情形下主可能把你们带到一起。但我相信，在这件事上你们的心与我的心是完全一样的。你们都想跟随我们弟兄的这分职事，甚至如果主许可的话，你们都想直接跟随他。

我记得有几次，我收到了 1300 英里外的李弟兄的信。我记得有一天，我进到房子里。我说：“如果能收到李弟兄的来信，那真是太好了。”当我打开那个盒子时，里面是一封来自李弟兄的信。李弟兄会照顾那些直接借由他的职事被带进来的人。你能想象我收到李弟兄的那封信时受到多大的鼓励吗？那是对我们所有人极大的鼓励，让我们能继续往前。多年来，我与李弟兄就某些事情有不少直接的通信，但我从来没有机会直接与他作工。

我已经作了这样决定，如果李弟兄要我作任何事，我就会努力去作。因为对我来说，这就是跟随主，特别是在工作上。我想要在工作上是顺服的，我想要执行工作所要我执行的一切。

虽然我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，但有一件事是我生命中的重大事件。一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。很快我们将在安那翰建造会所。这时电话响了，我接起来，是李弟兄。他说：“你能到安那翰来吗？你能不能负责购买所有的材料？会所和道路都需要用到这些材料。”当时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八个月了，怀的是我们最小的一个孩子。她坐在床上，我坐在床边，和李弟兄说话。我只是说，“好的，李弟兄，我需要一个星期到达那里，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”他说：“好的，非常好！”所以在一个星期内我就到了安那翰。包尔弗兰西斯（Francis Ball）弟兄说，“腓力斯本生弟兄来安那翰了，而他的妻子还怀着孕。”无论如何，为了执行主这借着李弟兄而有的工作，我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。总之，当时我们就在一起了。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直接与李弟兄一同服事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。

### 从李弟兄身上学习颇多

我从我们的弟兄身上学到了很多，我也认识到主如此使用他的原因。当然，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人，他是一个在灵里的人。不仅如此，他作什么都很完全。例如，有一天我在楼里工作。我比其他人来的要早一些，我正为这一天作准备。突然，李弟兄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本生，这是我今天要你作的事。”是要买一架钢琴。我可以在钢琴上找到中央 C，所以他们想让我买一台钢琴。他说，“你要花多长时间？”我说，“我想我可以在中午前完成。”但是你知道吗？就在十二点整，电话就响了，我就知道是李弟兄。我有了所有的资料，结果我们买到了钢琴。这里的重点是，李弟兄是非常准确的。他是准时的，他的生活就像一个时钟。我听说过他一天中服事的细节，早上作什么，下午作什么，晚上作什么。我们的弟兄能作成这么多事的原因就是他的忠信。

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在文字工作上完成这么多事。他能够作到的主要原因是，今天作一点，明天作一点，后天再作一点，然后等他到这里的时候，一切就都完成了。他并不是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匆匆忙忙去作完。他只要开始，就总是能完成。他的生活实在是了不起！我也想成为同样的人。

卢必受弟兄给我们讲过这样故事。在训练的最后一堂结束后，那是一本书。他想在会后和卢必受弟兄见面。他会说明下一本书的出版。他并不介意开始作他自己的那部分。当他走下那个讲台时，他就开始着手预备六个月后的下一次训练的书。卢必受弟兄自己也受到了训练。我希望卢必受弟兄能告诉你更多与李弟兄一起劳苦的事。

与李弟兄一起时，我有很多经历，特别是在那一年里。在每个细节上，我都与他配搭。“这面墙要用什么颜色？”我们看遍了油漆的颜色，然后李弟兄作决定，我就去买。对于每一件事情，他都深入每一个细节。相当了不起的。没有任何东西能被他错过。他参与了一切，直接监督着每一件事。那个工程结束后，我就回到了德克萨斯州。

### 紧紧跟随李弟兄的职事

我知道主已经如此赐恩给了纽西兰的众召会。你们离安那翰有几千英里远，离主在那里的说话和主在那里出版的东西有几千英里远。但是我相信，主已经以同样的方式赐恩给了纽西兰的众召会。

德州和那个区域的众召会所作的任何事情，都是直接跟随李弟兄的职事。我们所作的一切，我们所进入的一切，我们所讲说的一切，都是直接在李弟兄的带领之下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李弟兄在 1987 年、1988 年的一次训练中讲到，他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，就是关于申言的问题。他开始考虑，“我们要如何带圣徒们申言？我们要怎么作呢？这是主的话，这是启示。但我们怎样才能把它实化出来？”另外，他也很有负担，盼望我们都能同着主过出一种生活，成为一种正确的人，这种人能把一些内容带到聚会中，如此才能有申言。他这样说，“我们要作什么呢？”然后他列举了几个要点。他所列举的就是《晨兴圣言》。所以在德州，我们就开始作《晨兴圣言》，在台湾，他们也开始作《晨兴圣言》。我们与李弟兄配搭。最后，他决定我们要如何出版《晨兴圣言》。《晨兴圣言》对主的恢复是多么大的祝福啊！如果我们用得正确，它就会把我们带进基督的生命中，带入对主话的认识，并使所有圣徒们都能申言。这是多么大的恢复啊！我们拥有的这本小册子《晨兴圣言》，是多么伟大的东西。我们自己研读主话、进入主话，还是小事。但这个东西是每为圣徒都能进入，并且能预备自己在主日说话。这项恢复是多么大的事啊！

这只是一个窗口，来展示我们与李弟兄之间的那种配搭。无论他想作什么，我们都想将其执行出来。在主的主宰之下，我们有胆量这样作。

### 答应主的呼召去俄国

我想再给你们讲一件特别的事，与主在俄国的行动有关。随着俄国的开放，我们中有几个人有负担，要去俄国发放书报。我们就这么作了。我们所遇到的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我们从俄国带回了 25000 个地址，这些人希望收到水流职事站的书报。他们订购了书报，所以我们把这些签名和地址带回来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作了报告。然后李弟兄邀请我们几位弟兄去他家。我当时就坐在那里，我很享受能有分于这事。但出乎意料的，李弟兄对我说：“本生弟兄，你愿意去俄国吗？你能处理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、这个和这个吗？”他给了我五个点。我坐在那里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俄国。然后他说，“你会去吗？”感觉过了许久，我才有了回复。我说：“好的，李弟兄，我去。”于是我就去了。我在那里呆了五年。那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她当时正在上高中二年级。我女儿怎么办呢？我有妻子，所以是我妻子照顾了她三年，最后她毕业了。在我小女儿上学的最后三年里，我没能和她在一起。

你要知道你不是每天都要付那样的代价，但有时你可能会被呼召而付出某种代价。弟兄们，我们必须有心志并愿意答应主的呼召。

虽然我女儿过得并不太好，但赞美主，她从高中毕业了，然后她去上了大学。她在那所大学里有一段不太美好的经历，所以她又回到了欧文（Irving）。她的未婚夫在受训练，他必须签署协议，两年内不能与她联系。但他们却想结婚，所以她很痛苦。我的女儿刚刚失去了她的男朋友，她很痛苦。但是主又把这两个人带到一起。他需要帮助，我女儿也需要帮助。借着他们彼此接触，两个人都得到了很大的复兴。这是主主宰的手。我什么都不能作，但主安排了一些事情来满足我家庭的需要。赞美主，她完成了大学的学业，然后去参加训练。现在她有了三个

很好的孩子。

有一次她告诉我妻子。她说，“我永远不会嫁给一个在召会中作长老的人。我永远不会这样作。”她有一次这样告诉她母亲，我们家有一些限制，她说：“我要成为一名天主教徒，因为在天主教会中，你可以作任何你想作的事，但在这里不行。所以我想成为一名天主教徒。”我的妻子要崩溃了。赞美主，主是主宰的一位。

我想告诉你，我的这种牺牲算不得什么。主的行动才是一切。搬家的牺牲，与你的家庭有关的牺牲，无论是什么。我们必须执行主的行动，这才是值得的。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主，我们在我们的情形里到底作了什么来执行祂神圣的经纶？

### **更新奉献，被主使用来执行祂神圣的经纶**

我还想告诉你们一些其他的事，但我想这已经足够了。弟兄们，我确实希望你们能对主有更新的奉献，以这种方式事奉主。你们为什么会坐在这个房间里？你们本不应该在这里的。但因着主的怜悯，你们才能在这里，有机会执行主的行动，将祂的见证传遍纽西兰。那是在你们手中。我盼望这个负担每天都在你面前。不要平淡地度过你的人生，而是要有一个目标，要寻求一些东西。

当然，一个人只能作一点点。我很高兴这个房间里有将近五十个人。弟兄们，如果主能给我们一个奉献，一个来自每个人对祂的奉献，那将是一件大事！你们一些人的妻子和丈夫现在不在这里，我相信他们也是一样。若是如此，主能在纽西兰作什么？主在全地能作什么？这是很值得的。

我们所剩的日子并不太多了。这个房间里三位不到三十岁的人。我觉得你们都还在路上。看看其余的人。愿主继续使用我们。李弟兄说，“七十到八十岁是你人生中最好的年龄，也是你人生中最有用的几年，因为你已经学到了一切。”那时你有了很多的经历，而花了你的一生在主的真理中，那应该是最丰富的年日。等到了那个年龄，李弟兄就鼓励我们所有人要顾到自己的身体，使我们能够在晚年时仍然对主有用。所以我并不灰心。

对于你们接近或刚超过三十岁的人，如果能有一群这样的人坐在前排，二十位、二十五位、或四十位，那就太好了。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人。他们比你们有更多的力量，但他们需要我们来引导他们。我们需要他们。主需要得着更多的全时间服事者来执行祂的工作。

弟兄们，我就停到这里。我爱主，我也知道你们爱主。我非常感谢主，我们都有机会服事主。很快，当我们回顾我们整个人生，只有那些用于执行祂神圣经纶的年日才有价值，甚至在新耶路撒冷中都会提到。其他的东西都将不再重要了。弟兄们，主摆在我们手上的已经太多了。我盼望我们都能在祂的道路上一直往前。